董子文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董子文集

董仲舒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董子文集卷全

本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擧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旣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于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

如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濛。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於篇。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虛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董子文集卷全

漢　廣川董仲舒著

賦

士不遇賦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遏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歟。不期祿矣。皇皇匪寧。秖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生不丁三代之聖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兮。猶懷進退之惟谷。彼實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爲黑。目信嫮而視眇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嗤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清濁兮。廉士亦奚奚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迹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猶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口子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云遠兮。疑荒途而難踐。憚君子之于行兮。誡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采而靳顯。苟肝膽

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

策

賢良策一

武帝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古本作作）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爲屑屑夙夙與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問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愼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

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

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塾（古戾字）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各本俱作風也・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倏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至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土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鐃鐸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

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賢良策二

武帝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指異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之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聘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

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天太顚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成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

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古本有天字）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一本無空言字）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飭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幷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臣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

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用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策三

於是天子復策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

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

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之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競競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嚮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耽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

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儻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賊盜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一本有於字）古返之於天嘗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

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七種麥限田章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況古者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

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三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幷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書

詣丞相公孫宏記室書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擢升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羣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蒙君侯哀憐之恩惶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重推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卽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卽君侯大立則道德宏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棄捐竊聞春秋曰聖賢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爲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爲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

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饑餓。其死傷者半。盜賊並起。發亡不止。良民被害。爲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爲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蠲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對

高廟園災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

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雨雹對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脇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忒。運動抑陽。更相動薄。則薰蒿欻蒸。而風雨雲霧電雷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

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尙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霓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霓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霓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裔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霓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陽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陰氣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蓂蕤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温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下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

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敝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敝遷延負牆俛揖而退。

郊祀對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犆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騩當麛。騩非麛、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騩非麛。麛非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愼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麛當騩。騩當麛。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

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頌

山川頌

山則龍嵸巃嵸崔嵬。巍久不崩陁。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殘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灘。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砍。折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多。多則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沇沇。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遠。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以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春秋陰陽

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

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

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

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天。故天災所子也。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滅之。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

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

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禍患。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火

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

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

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衞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

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

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卽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

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一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

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

桓公元年秋大水

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

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

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賊之之應也。

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

時魯宋比年爲乘邱鄧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

嚴公二十四年大水

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饑

時比伐鄭取邑。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

成公五年秋大水

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

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

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

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

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

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彊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諸譴旱不雨、略皆同說、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

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邱甲、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

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

象大夫專恣、陰氣盛也、

釐公十年冬大雨雪雪公羊作雹

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一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行專一之政云、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

菽、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于疆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

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

蝝、螟始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爲貪利。故應是而蝝生。屬蠃蟲之孽。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

隱公五年秋螟

時公觀漁於棠。貪利之應也。

嚴公六年秋螟

先是衞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衞寶。魯受之。貪利應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衞魯宋咸殺君。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弒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拒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

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饑之

言朔不言日、惡魯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日也。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

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于夫人以弒公。

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衞。

嚴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若綫之象也。

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彊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弒二君。狄滅溫。楚伐黃。桓不能救。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是時楚滅黃。狄侵衞。鄭莒滅杞。
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
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於婁林。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殺君。皆自立。宋子哀出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楚滅舒蓼。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商臣殺父而立。至于嚴王。遂驅諸侯。大國惟有齊晉。齊晉新有篡殺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泌。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後陳夏徵舒殺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後邾文解鄫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鞍。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後晉敗楚鄭于鄢陵。執魯侯。
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後楚滅舒庸。晉殺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殺死。
襄公十四年二月朔日有食之
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
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先是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綏斿。不得舉手。
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閭邱來奔。陳殺二慶。
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晉欒盈將犯君。後入于曲沃。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脅君亂國。

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後衞侯入陳。儀甯喜弒其君剽。

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殺。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

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禮義將大滅絕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于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闔戕吳子。蔡世子般殺其父。莒人亦殺君而庶子爭。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靈王殺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殺死。

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殺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

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

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伯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

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伯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

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伯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

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殺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衞逐世子

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伯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楚也

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鄭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

文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殺君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

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類自土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鷁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桓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爲孟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董子文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董仲舒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每本實價 錢

（本書校對者龍旭光）

E五三七五